

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

ESSAYS ON TAOIST STUDIES
Stephen R. Bokenkamp

道教研究论集

「美」柏夷著

孙齐 田禾 谢一峰 林欣仪 译
秦国帅 魏美英 纪赟 谢世维 校

中西書局



道教研究论集

〔美〕柏夷著

孙齐田 禾谢一峰 林欣仪译
秦国帅 魏美英 纪 斌 谢世维校

中西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道教研究论集 / [美] 柏夷著. —上海: 中西书局,
2015. 7

(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

ISBN 978 - 7 - 5475 - 0885 - 5

I. ①道… II. ①柏… III. ①道教—文集 IV.
①B958 - 5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5)第 149836 号

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

道教研究论集

[美] 柏夷著

孙齐田 禾 谢一峰 林欣仪 译

秦国帅 魏美英 纪贇 谢世维 校

责任编辑 李碧妍

装帧设计 梁业礼

上海世纪出版集团

出版

中西书局(www.zxpress.com.cn)

地址 上海市打浦路 443 号荣科大厦 17F(200023)

发行 上海世纪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发行中心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上海市印刷七厂有限公司

开本 700×1000 毫米 1/16

印张 19

版次 2015 年 7 月第 1 版 2015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号 ISBN 978 - 7 - 5475 - 0885 - 5 / B · 058

定价 55.00 元

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

主编机构

清华大学哲学系

复旦大学佛学研究班

英属哥伦比亚大学佛学论坛

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

清华大学道德与宗教研究院

总策划 (Co-editors-in-chief)

圣 凯 陈金华 孙英刚

主 编

孙英刚

学术指导委员会 (Advisory Board)

(以姓氏笔画为序)

万俊人(清华大学)

王邦维(北京大学)

太史文 Stephen Teiser(普林斯顿大学)

田海 Barend ter Haar(牛津大学)

怡学(北京佛教文化研究所)

荣新江(北京大学)

柏夷 Stephen Bokenkamp(亚利桑那州立大学)

高田时雄(京都大学)

傅飞岚 Franciscus Verellen(法国远东学院)

傅敏怡 Michael Friedrich(汉堡大学)

赖永海(南京大学)

编辑委员会(Editorial Board)

(以姓氏笔画为序)

白若思 Rostislav Berezkin(复旦大学)

圣凯(清华大学)

刘屹(首都师范大学)

刘震(复旦大学)

池丽梅(鹤见大学)

孙英刚(复旦大学)

李建欣(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宗教研究所)

连马丁 Martin Lehnert(慕尼黑大学)

吴疆(亚利桑那大学)

沈丹森 Tansen Sen(纽约市立大学)

张德伟(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陆扬(北京大学)

陈金华(英属哥伦比亚大学)

柯嘉豪 John Kieschnick(斯坦福大学)

俞永峰 Jimmy Yu(佛罗里达州立大学)

高万桑 Vincent Goosaert(法国国家科学院)

龚隽(中山大学)

Youn-mi Kim(耶鲁大学)

总 序

佛教及其他形式的宗教,是中国文明和传统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如同学术世界中的十字路口,中西交通、艺术史、政治史、宗教信仰、哲学思想、语言文字等领域,都与之紧密相关。然而,由于种种现实和思想上的原因,比如现代学科的机械划分,使得对佛教及中国其他宗教的研究,在很多方面仍较为薄弱,同时也留下了巨大的研究空间。研究领域亟待拓展,新的史料需要深入挖掘和重新解读,研究的方法也需要进行更新。以宗教研究为着力点,不但可以有效地推动和拓展相关学科的发展,而且对于重新认识中国文明演进的脉络及其特质,乃至对中国社会精神在当下的进步,都会有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在国内外相关单位和学术同仁的支持下,“国际佛教与中国宗教”研究丛书将陆续出版。这套丛书以传译域外佛教研究为主,同时也引进国外的中国其他宗教的研究成果。我们相信,在不懈的努力下,让中国读者更多地了解西方学界丰富的研究成果,稍稍改变目前令人失望的欠规划、缺规模、重复生产、缺乏创新的局面。通过这一丛书,我们也希望能够促进国内外学者间的了解、切磋与合作。参与翻译的年轻学者,很多都展现出在相关领域令人赞叹的潜力,翻译的过程也将是这些年轻学者向国外学者深入学习的过程。

本丛书目前主要推动的领域如下:(1) 佛教思想与哲学;(2) 中古佛教史;(3) 佛教社会史;(4) 佛教物质史、艺术史;(5) 内亚文明对中国佛教的影响;(6) 中外交通与佛教;(7) 东亚佛教;(8) 南亚佛教;(9) 佛教戒律、感通、教义、寺院生活;(10) 道教及其他宗教;(11) 其他相关领域。

人心是不待风吹而自落的花。没有风吹,就有凋落,何况在现今急功近利、躁动不安的时代。但是喧嚣过后,能够沉淀下来的,也许才是最为

珍贵的。知易而行难,做一件事并不容易,很多的精力和时间都用在排除障碍上。但是世间的事本就如此,也因之才知道得来不易。非常感谢一路上向我们施以援手的学界同仁,也希望继续得到大家的支持。希望我们这套丛书最后能够在喧嚣中沉淀下来,对知识的创新、文化的发展、精神的洗涤起到一点点作用。

丛书编委会
(孙英刚执笔)

缩写词表

- HY* 本书使用的《道藏》版本为全六十册《正统道藏》(台北:新文丰出版社,1985—1988年)。《道藏》编号“HY”,依据的是哈佛燕京学社汉学丛书第25号翁独健编《道藏子目引得》(*Combined Indexes to the Authors and Titles of Books in Two Collections of Taoist Literature*)(北京:1925年)中的编号。
- T* 《大正新修大藏经》。东京:大正一切经刊行会,1924—1935年。

前 言

首先,我要对加拿大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的陈金华教授以及复旦大学的孙英刚教授表示诚挚的感谢,正是他们拿出了热忱的态度与惊人的精力,才让这些文章得以翻译出版。同时,也要感谢这本书的译者们:孙齐、田禾、谢一峰与林欣仪,是他们勤奋并及时地翻译了这本书的文稿,当然还有一直与他们并肩作战的校译者秦国帅博士、魏美英博士、谢世维教授、陈怀宇教授和纪赟教授。书中所有的错误均归于我个人。

请允许我简单介绍一下自己。我的汉学之路始于1970年。八年后(1978),我师从司马虚(Michel Strickmann)与薛爱华(Edward H. Schafer)两位教授,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正式踏上了道教研究的漫漫求索之路。1986年,我正式获得博士学位。在博士论文中,我研究的是唐代律赋,但毕业之后,却渐渐发现学界里的大多数同行对我早期的道教研究成果更感兴趣。因此,我开始致力于魏晋南北朝至唐代的道教、道佛交涉史、灵宝经和道教文学的研究。在20世纪70年代(1978—1979)与80年代末(1986—1987),我分别在台湾和四川进行了田野调查。从在四川的那段日子起,我与卿希泰老师所领衔的宗教研究所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2006年到2010年期间,我还参与了宗教研究所的985工程项目,完成了卿希泰先生《简明中国道教史》的英译工作。除了这次选入的文章外,我另有两部专著:《早期道教经典》(*Early Daoist Scriptures*)与《祖先与焦虑:中国文化中“重生”之起源》(*Ancestors and Anxiety: The Birth of Rebirth in China*)。此外,我还编写了一些百科全书中关于道教的词条。值得欣慰的是,传道授业数十年,桃李渐丰。在印第安纳大学(1989—2007)、亚利桑那州立大学(2007—至今)、斯坦福大学(1999—2000,2010)与普林斯顿大学(2003,短期授课)任教期间,一共有15位致

力于道教研究的博士研究生在我的指导下毕业。

现在看来,选集中的一些文章已不免有些陈旧,如同它们的作者一样,让尘霜染白了双鬓。事实上,在有些文章发表之时,它们的译者甚至还没有来到这个世界上。那时的中国,正处在批斗“牛鬼蛇神”的阵痛之中。在漫如星海的批判文章中,作为批斗对象的“牛鬼蛇神”自然也包括了道教。后来,当中国学者们重拾对道教这一本土宗教的研究兴趣时,我发现他们所采用的研究准则与我的颇不相同。这让我有了些许信心,即使是我早期的作品,对多数中国读者来说,也还是有些新东西可读的。

在这里,与其介绍选集里众文的内容提纲,我更想谈谈那些隐藏在行文深处的共同准则。道教,自古就存在于华夏文明的髓心与肌腠之中。它不仅是中国的本土民族宗教,也是中国文化中人本主义内在动力与道德准则的最佳体现。许多读者也许会问:“那儒学呢?”实际上,儒学是一种统治性的哲学思想,除了一些为了科举而建立的地方学府外,对于传统中国的城乡居民来说,儒教并无太多的实践基础。儒教没有系统的“士”群体在民众中充当导师,没有全国性的组织,更没有一个容量庞大的经书库。而这一切,却正是道教所拥有的,并努力将这些特质延续到了21世纪。毫不夸张地说,道教代表了古代中国的精魂与力量。

作为一名学者,我的工作并非评价道教,而是试图理解为何道教在历史长河中一直以不同形式存在着;试图领会中国人传统上从道教中汲取了哪些养分。也就是说,作为一位在高等学府工作的研究者,我无法评定道教中的真理与假说。同其他宗教一样,道教也传授宇宙天地的观念,人类自我完善与修行的方式,以及那些我无意证实或证伪的神迹。我所能研究的,是道教在社会与世俗中的存在与表象,它如何真正影响了人们的生活,又以何种方式为人们所用。

其中,后者尤为重要。在诸多其他的解读之外,宗教也是一种工具。而作为信仰,道教中各种元素的引入是因为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发现了它们的用处。那些无用的方面便被更改或遗忘了。事实上,同世界上多数其他宗教相比,道教似乎更善于演变,通过满足社会需要而使自身愈加有用。例如,在面对其他宗教的挑战时,道教可以采纳它们中对自身有益的

部分,并几乎毫无冲突地接纳它们。由此一来,当佛教作为外来宗教被引入中国并带来全新的社会态度与角色时,道教也进行了快速并剧烈的变化以作应对。关于道教,这是令我神往的一点,同时我也相信,这也是值得整个世界向其学习的诸多方面之一。

如果说读者可以从这本选集中获得少许心得的话,我希望那将会是一份对道教的全新领悟。道教,这一份来自古老中国的神秘馈赠,不仅仅属于中国人民,更是全世界的财富。

最后,谨将文章的出处以及各篇的译者与校者交代如次。再次感谢这些译、校者的付出,也对以下杂志社与出版社慨允汉译这些文章、并在中国出版,表达我衷心的感谢:

(1)《蚕与菩提树:灵宝派取代佛教的尝试以及我们定位灵宝道教的尝试》——“The Silkworm and the Bodhi Tree: The Lingbao Attempt to Replace Buddhism in China and Our Attempt to Place Lingbao Daoism,” in *Religion and Chinese Society: Volume 1, Ancient and Medieval China*, ed. John Lagerwey (Hong Kong: The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 2004), pp. 317 - 339. (孙齐译、秦国帅校)

(2)《佛教须达拏太子本生故事与其道教版本》——“The Vessantara-jātaka in Buddhist and Daoist Translation,” in Benjamin Penny, ed., *Taoism in History: Essays in Honour of Professor Liu Ts'un-yan* (London: Routledge, 2006), pp. 56 - 73. (谢一峰译、魏美英校)

(3)《早期灵宝经与道教寺院主义的起源》——“The Early Lingbao Scriptures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onasticism,” *Cahiers d'Extrême-Asie* 20 (2011): 95 - 126. (孙齐译、秦国帅校)

(4)《成仙之阶:道经中“地”的概念》——“Stages of Transcendence: The *Bhūmi* Concept in Taoist Scripture,” in *Chinese Buddhist Apocrypha*, Robert E. Buswell, ed., Honolulu: University of Hawaii Press, 1990, pp. 119 - 147. (田禾译、魏美英校)

(5)《姚伯多造像碑:早期灵宝经中“道一佛主义”的证据》——“The

Yao Boduo Stele as Evidence for the ‘Dao-Buddhism’ of the Early Lingbao Scriptures,” *Cahiers d’Extrême-Asie* 9 (1996 – 1997): 54 – 67.

(孙齐译、秦国帅校)

(6) 《道教神系》——“Daoist Pantheons,” in John Lagerwey and Lü Pengzhi, eds., *Early Chinese Religion*, Vol. 2, (Leiden: Brill, 2010), pp. 1169 – 1206. (孙齐译、秦国帅校)

(7) 《何为道之体?》——“What Daoist Body?,” in Florian C. Reiter, ed., *Purposes, Means, and Convictions in Daoism: A Berlin Symposium* (Wiesbaden: Harrassowitzverlag, 2007), pp. 131 – 150.

(田禾译、魏美英校)

(8) 《桃花源与洞天》——“The Peach Flower Font and the Grotto Passage,”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6.1 (1986): 65 – 77. (谢一峰译、魏美英校)

(9) 《屡现的预言：道教末世论和唐王朝的建立》——“Time after Time: Taoist Apocalyptic History and the Founding of the T’ang Dynasty,” *Asia Major*, third series, 7.1 (1994): 59 – 88. (田禾译、魏美英校)

(10) 《李白、黄山和炼丹术》——“Li Bai, Huang Shan, and Alchemy,” *T’ang Studies* 25 (2007): 1 – 27. (田禾译、魏美英校)

(11) 《再看中国的隐喻：阅读与理解——中国诗学传统中的比喻》——“Chinese Metaphor, Again: Reading — and Understanding — Imagery in the Chinese Poetic Traditio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09.2 (1989): 211 – 221. (谢一峰译、魏美英校)

(12) 《带距之笔：高德耀关于中国斗鸡的研究》——“A Brush with the Spur: Robert Joe Cutter on the Chinese Cockfight,” (review-article of *The Brush and the Spur: Chinese Culture and the Cockfight*), in *Journal of the American Oriental Society* 113.3 (1993): 444 – 449. (孙齐译、秦国帅校)

(13) 《中古时期对中国世界秩序的女性主义批判：以武曌(690—705

年在位)为例》——“A Medieval Feminist Critique of the Chinese World order: The Case of Wu Zhao,” *Religion* 28.4 (1998): 383 - 392. (谢一峰译、纪贇校)

(14)《麻布与灰——涂炭斋中的自我与家族》——“Sackcloth and Ashes: Self and Family in the Tutan Zhai,” in Poul Andersen and Florian C. Reiter, eds., *Scriptures, Schools, and Forms of Practice in Taoism* (Wiesbaden: HarrassowitzVerlag, 2005), pp. 33 - 48. (林欣仪译、谢世维校)

柏夷

(韩焜译)

目 录

缩写词表	1
前言	1
蚕与菩提树：灵宝派取代佛教的尝试以及我们定位灵宝道教的尝试	1
佛教须达拏太子本生故事与其道教版本	21
早期灵宝经与道教寺院主义的起源	40
成仙之阶：道经中“地”的概念	70
姚伯多造像碑：早期灵宝经中“道—佛主义”的证据	95
道教神系	107
何为道之体？	139
桃花源与洞天	160
屡现的预言：道教末世论和唐王朝的建立	178
李白、黄山和炼丹术	203
再看中国的隐喻：阅读与理解——中国诗学传统中的比喻	225
带距之笔：高德耀关于中国斗鸡的研究	241
中古时期对中国世界秩序的女性主义批判：以武曌(690—705年在位) 为例	250
麻布与灰——涂炭斋中的自我与家族	263
附录 柏夷教授论著目录	278

蚕与菩提树：灵宝派取代佛教的尝试 以及我们定位灵宝道教的尝试^①

蚕不吃菩提树叶。

——柏夷

20世纪30年代,里约热内卢见证了“崭新一代桑巴曲作者”的兴起,同 Cole Porter 的作品一样,他们的歌曲也充满了大都会主义(cosmopolitan)色彩,但“钟爱音乐的列维·施特劳斯却从未注意及之,否则的话,我们就会从其闻名的人类学游记《忧郁的热带》一书中略见端倪。里约的一切让他感到沮丧。他确信,与西方世界的(混乱的)接触已经败坏了热带地区。里约,以及圣保罗——他在此处教过一段时间的书,同样都是现代的都市废墟,它们那新式的街道环境,掩饰了人类差别(human difference)上的重大损失。而只有当冒险深入内地,遇到博罗人——这些纯正的、不折不扣的他者——时,他才真正欣赏他所听到的东西。夜晚时分,除了护住生殖器的草鞘外,部落中的男子全身赤裸,摇晃葫芦作响,用低沉的喉音吟唱。那些主唱者的‘强度与质量’是如此之非凡,以至于他写道:‘没有任何一位欧洲大型管弦乐团的指挥能够超越他们。’”^②

我的开场白借用了玛佐拉蒂(Gerald Marzorati)关于巴西热带音乐

① 本文的研究与写作是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人文科学研究中心和对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资助下完成的。文中“P”代表伯希和,“S”代表斯坦因。为了简洁,灵宝经藏中的经典则用陆修静所提供的简称表示。这些经典的全部清单,见拙作,“Sources of the Ling-pao Scriptures,” *Tantric and Taoist Studies in Honour of R. A. Stein*, Michel Strickmann, ed. (Brussels: Institut Beige des Hautes Etudes Chinoises, 1983), pp. 479 - 486.

② Gerald Marzorati, “Tropicália Agora!” *New York Times Magazine*, 25 April 1999.

(Tropicalia)的研究。热带音乐是六七十年代巴西的一种混合音乐形式,但却在当今音乐“取样”、“翻唱”和积极混交的时代中引起了世界范围内的持续关注。从玛佐拉蒂关于列维·施特劳斯试图在巴西寻找“真正的文化”但却终究与之擦肩而过的论述里,我希望能够区分出两种未被一致承认、但却在我的道教学术研究领域始终困扰着我的方法论范式。第一种是关于纯正的起源(authentic origins)的观念;与之相关,第二种观念认为,混合——在宗教研究中又称为“调和主义(syncretism)”、“借用(borrowing)”、“影响(influence)”——即是玷污。在西方宗教研究中,正如史密斯(Jonathan Z. Smith)最近在其 *Drudgery Divine* (《神学的苦功》)一书中令人信服地论证的,“纯正起源”这一观念发展自新教徒关于基督教发展的神学描述之中。而第二种相关的观念,即原始的乃纯洁的,混合的则是不纯的、衍生的,同样影响了史密斯所搜集到的材料。

对这些出于护教目的而引发的方法论盲点,史密斯将其根源归之于人类学研究中所发现的异教徒和基督徒之间实践上的相似性。在如何看待这些相似性的问题上,有些人用以展示被假定为基督教的俗信者(laity)从异教的“借用”;另一些人则视其为调和“基督教—柏拉图主义(Christian-Platonist)”哲学家的手笔。而在后期新教善辩者的作品中,这两种观点却结合起来,被用于反天主教修辞如“异教徒—教皇主义(Pagano-papism)”之中。在本质上,这种基督教史观采取了如下的命题形式:“哲学的或柏拉图主义的基督徒,接受了来自当时希腊思想中的宗教理念,败坏了原初基督教义的纯洁,进而或者导致了基督教的偶像崇拜(或教皇制度),或者导致了哲学上的谬误。”

史密斯还展示了这一模式所引发的共鸣如何回荡于学术殿堂之中。在我们道教学者试图将我们研究的宗教确立为一个正当的学术追求时,这种未经承认的起源纯洁/混合玷污的二元范式会非常容易影响到我们的思考。而就我自己所从事的研究主题来说,如灵宝运动的“佛—道”混合主义(“Buddho-Taoist” syncretism),佛教元素及其对仪式的强调,公共的救度仪式,以及神职人员的作用等,也都是道教自身“异教徒—教皇主义”这一角色强有力的竞争者。